

灯下走笔

深山更深处

□ 陈爱松

阳光从林间筛下来,在地上落下点点光斑。我们几个“驴友”,沿着小径向上走。说是小径,路几乎不可辨,落满枯叶,不小心就会脚下一滑。汗水涔涔,湿了衣背。这是栾川西南的熊耳山。我们计划登上高山头,再一路沿山谷而下。领队说,山谷属于半开发状态,风景幽美,野趣十足。

正午时分,我们站在了山顶。举目四望,远近山峦,苍翠欲滴,景色由碧到青,直至天际。苍山如海,此言不虚。

山谷里果然清流潺潺,大石横卧。风染上了水的凉,拂去了我们脸上的汗,每个人都轻松起来。有一段,水直接跌下悬崖,无路可走。我们就上到北坡,沿林间小路行走。

“好多核桃呀。”有人喊。抬头一看,核桃枝伸到了眼前,乒乓球大小的青核桃伸手可触。坡地上,站着几棵粗壮的核桃树。秋天有人来捡核桃吗?要是烂在这深山里,多可惜啊。领队笑:“放心吧,靠山吃山。我们走的小径,就是山里人走出来的。”

拐个弯,一处房屋竟出现在眼前。东边是石棉瓦覆盖的旧木板房,门框下端也已腐朽,如枯木的断茬。西边的三间水泥板房却是新的,出前檐,中间是客厅,两边是跨屋。“幸福人家”的春联还红着。在这高山之上,竟然也住着人家?

门上挂着锁,院里长满草,看来长久没有人住了。石桌,石凳,柴火堆。一株木槿,却开着满树花,紫牡丹似的,点亮了人的眼。

新房屋下倒扣着一口大铁锅,直径有一米多。山村人家,人口肯定不多,这么大的锅作什么用呢?同伴指给我们看院中一堆黑红色的核。原来,是用来煮

山茱萸炮制药材的。

山坳里只有这一户人家。对面山峰上一块巨石,像天上掉下来的大仙桃,桃嘴儿尖尖,正对着天。房前临河,有一片斜坡地,以前可能种的小麦、玉米,如今,栽着一株株小桃树。四面山坡上,风吹过树林,捎来断断续续的新声。

主人呢?可能外出打工了,估计有个儿子,才在家里盖房子。可是哪家女儿愿意嫁到这深山里来?栾川少地,人称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。席子大的一片田,就是这户人家世代居此的原因吧。与世隔绝,孤寂清苦,生病,上学……生活该有多么不便啊。好在,他们终于走出去了,哪怕在外面靠下苦力流汗打工,也比在这高山上好多了。

继续沿坡走。回头望望,那户人家又隐在树丛中了,只剩下一点红。木槿花啊,闹户寂无人,只能纷纷开且落。

终于看见石板路了,我们进入半开发的景区。树藤相缠,高耸蔽日;水流成瀑,深潭勾连。山花烂漫,清泉上流。看景,玩水,十分惬意。

山中天多变。先是一阵风,接着,雨就落在头上,四周树叶哗啦起来。领队说,不必着急,从前面的竹林过去,就到山谷口了。

果然,村庄出现了,两层小楼前,挂着“山水居”“听竹轩”的牌子。跑进一户人家,黑红脸膛的山里汉子一面招呼住下,一面吩咐女主人准备晚饭。

饭桌就摆在廊下。板栗炖土鸡,凉拌核桃木耳,玉米糝汤,大白馒头。汤足饭饱之后,打量小院,栅栏前,月季花,凤仙花,还有一株木槿,都开着好看的花儿。

同伴纷纷夸赞菜好,夸赞小院干净整洁,说城里的高楼哪里比得上这里的小别墅,男主人的笑

都漾到耳朵后面去了。“花草种不好,不给发牌儿。”女主人忙碌着,听见我们聊天,有点腼腆,又有点自豪地指了指门口“五星级文明户”的牌子。

有这样的牌子,是应该自豪的。山里人家,不光物质富裕了,在精神方面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。我的眼光一一扫过栅栏前的绿植盆栽和花树,落在了那株木槿上面,又想起山里那户独居人家。

就问主人,认识不?男主人说,认识,早几年,他们易地搬迁出来了,在山那边的风景区开民宿,老夫妻与儿子、媳妇经营,孙子、孙女在外上学。这条山谷整修时,有了路,他们就在老家盖了新房。秋天收核桃、板栗,菜黄肉时,会回山里住几天。他们出来比我们早,日子比我们过得好!

闲聊之中,得知这片村子里的居民大多都是搬迁户。他家当年也是住在深山里,不想搬迁,怕出来没地种,没饭吃。开民宿没经验,也是政府请来老师,一点点指导着弄的。“当年脑子转不过来弯,政府的人可没少跑路。”男主人说。

“老家山上有板栗、核桃、柿子呢。秋天,也要回去摘的。”女主人说,以前愁着卖不出去,现在开民宿,不够用。说着,回屋端出一盘炒核桃给我们尝。

真为山里人高兴啊。任是深山更深处,也有春风送暖来!

雨住了,山里的夜降临了。拥着温暖的薄被,舒服地躺着,整个身体都是放松而舒服的。夜风穿过谷壑,回旋在林梢,那声音极喧闹又极静谧,极迫近又极渺远,极细致又极宏大,像乐曲在轻轻地奏鸣,像山谷在深情地合唱,像群峰在动情地吟诵。我睡在一条船上,被乐声托起来了,在群山之上,悠悠飘荡……

光阴故事

承载岁月的小书

□ 郭晓辉

1990年,我上小学二年级。农历腊月十八,我随母亲去偃师翟镇赶会。

那时的翟镇集会,堪称十里八乡的盛会,摊位林立,人声鼎沸。临近春节,采购年货的乡亲们摩肩接踵。要在往常,我早就拉着母亲直奔集会中间那排小吃摊。但是那天,鲜香四溢的粉汤、焦黄油亮的水煎包在我眼中都不那么诱人了。口水化作热切的期待——母亲答应给我买一本课外书!

当时除了课本,家里只有几本早就被翻烂的旧杂志。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书,就成了我最大的心愿。为了补贴家用,母亲起早贪黑地编织草蓆。放在平时,我是不敢向她提出要求的。大概是临近过年,母亲爽快地答应了。

采购年货,我迫不及待地拉着母亲来到乡政府对面的“智慧书店”。在玻璃柜台下面的一排书中,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本小书——《少儿浅读古诗百首》。这是一本正方形的小书,有成人手掌大小。浅黄色封面上,一名小朋友高举一本诗集,兴高采烈地向伙伴们介绍。他们身后,两位古代诗人正吟诵诗,双目微闭,神情陶醉。

这本书定价2元。母亲翻遍口袋,身上仅剩2元钱,这是她编织草蓆辛苦一天的收入。母亲有些为难,来赶会之前,她已经答应弟弟,要给他带水煎包。“要不,下次再买这本书吧?”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。“不行,已经说好了!”我一蹦三尺高,泪水夺眶而出。“那好吧,这次就买,不过你可得好好读呀。”母亲无奈地笑着付钱。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把这本小书紧紧地抱在胸前。

回到家中,我立马坐在小板凳上,摊开这本小书。弟弟看到满心期待的水煎包变成了我的书,又哭又闹,母亲怎么也哄不住。我见状拉住弟弟的手说:“别哭,我给你讲讲这本书上的故事。”弟弟有些不情愿,但我翻开书,他立刻被一幅插图吸引,目不转睛。插图上是一只硕大的老鼠,身穿长袍,手摇扇子,目光凶狠地盯着旁边衣衫褴褛的农夫,这是《诗经·硕鼠》的配图。

借助书上的拼音和注释,我连蒙带猜地给弟弟讲解了这首诗的含义。弟弟听得很认真,似懂非懂地问我:“真有这么大的老鼠吗?”我吓唬他说:“有,这些老鼠不但凶狠,还特别爱寻找那些爱哭的小孩!”弟弟赶紧用袖子擦掉脸上的泪痕,心有余悸地说:“真吓人,你还是讲个别的故事吧!”我又翻开书,给弟弟读白居易的《池上》:“小娃撑小艇,偷采白莲回。不解藏踪迹,浮萍一道开。”这首诗平易如话,不用讲解弟弟就懂。他笑着说:“这个小娃像不像你?偷采邻居家的玉米!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,旁边的母亲也大笑起来。

就这样,这本小书融入了我的生活。因为来之不易,所以我读得格外认真。这本小书的选材包含了先秦诗歌、汉代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以及明清诗歌中的名篇,从《诗经·伐檀》开篇,以清代郑板桥的《竹石》收尾,每篇作品都有配图。由于是儿童读物,所选的一百首作品大多浅显易懂,朗朗上口。比如《回乡偶书》《望月怀远》《过故人庄》等,都是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
这本小书,也为我打开了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。那里有大漠孤烟、金戈铁马,也有小桥流水、杏花春雨;既浩瀚辽阔,又细致入微,让一个农村的孩子,生出对“诗和远方”的无限向往。

30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珍藏着这本小书,虽然书页早已发黄变脆。如今,它静静地“站”在书架上,像一个乐观的孩子,笃定自信,优雅从容。每次翻开它,往日温暖的时光便历历在目。这本小书,承载了童年的岁月,连接着亲情和期待,也通向遥远的未来……

云端

倪峇



思绪悠悠

苦瓜有点甜

□ 陈俊峰

我母亲这代人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,经历丰富,吃过许多苦,老了,干不动了,从田埂子上走下来,卸下了夹脖子,透口气,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帮儿女们带孩子。我只要跟母亲提到过去,她就陈谷子烂芝麻开始抖落,分阶段、分时期的诉苦,最后一句话总结:“打死也不再种地了!”这话绝对不假,因为母亲诉苦时,有时揉着眼睛,有时咬着牙。

可是,母亲无论在哪里,都见不得黄土裸露,只要露着黄土,就得种些啥,用“见缝插绿”形容毫不为过。母亲在废墟中开垦了几片菜地,种些蔬菜、谷物等。我说:“妈,没事歇歇!”母亲说:“不累,就当锻炼身体”。自从母亲种上菜地,我们家的蔬菜就吃不完,根本吃不完。冬天萝卜、雪里红,夏天豆角、黄瓜,这一兜子还摞在冰箱里,就又打电话叫去取,种地,母亲无疑是行家,她不怕麻烦,更不怕出力。

今年母亲种了许多苦瓜。我说过,苦瓜是好菜,可以降低血糖,预防糖尿病。母亲留心了我这话,暗自记下了,因为母亲这头有糖尿病的遗传基因。这苦瓜跟黄瓜相仿,只要水浇充分,架子搭高,下来,它自有表

现。它们枝枝蔓蔓,先爬上去,再垂下来,一个个苦瓜吊下来,分批次供人采摘。有时会突然发现叶子掩映下的大瓜,给人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这苦瓜结得多,我就吃得,一家四口只有我能享受苦瓜的独特滋味。

比如说,周末去看老母亲,坐下来聊几句,准备走了,母亲就会说:“摘苦瓜吧?”这一摘就得十多个,大大小小,鼓鼓囊囊,往后备箱放。母亲的社保该认证了,这个事一结束,母亲就说:“摘苦瓜吧?”又来一袋子。我说:“妈,我真吃不了,你也给街坊送点?”那用说?谁吃谁摘,吃啥摘啥。”母亲的热情我是亲见的,我们正在摘苦瓜,一个街坊大娘路过菜地,打一招呼,母亲就拦下她,非往人家怀里塞,推推拽拽几个回合,她终于顶不住母亲的热情和真诚,还是抱了几根儿苦瓜,抓了一把豆角回去了。

妈妈种的苦瓜,又矮又丑,如织布用的梭子,两头尖尖,中间大腹便便,颜色有些泛白,剖开一看,一兜子鲜红鲜红的籽。市上卖的苦瓜高挑,细长,码在纸箱里,长短粗细几乎一样,颜色黑绿黑绿的,剖开里面的籽是白色的。母亲种的苦瓜样子是差了些,可是

非常新鲜、非常脆,最重要的是没用任何农药,属于绝对的绿色蔬菜。

苦瓜我已经吃习惯了,味蕾也仿佛被它征服,感觉不那么苦了。才吃是生脆,后来是爆炒,最后形成固定的吃苦瓜模式。每早7点,打开学习强国,播放新闻联播。冰箱里取出苦瓜,大的两根,小的三四根儿,用菜刀掐头去尾,而后把苦瓜竖起来,从上向下剖,像解剖一条鱼。垃圾桶拿过来,掰开“鱼腹”,用大拇指当铲子,刮去里面的子,而后水冲洗一下,准备切菜。这当口,架上锅,添上水,打着火,准备给苦瓜焯水。左手把苦瓜摞下去,右手开始切,这边切好了,一圈圈堆在案板上,那边水也开了,捧起来,丢进去,而后攥紧几圈,捞出,用冷水再一淋,开始调味。放一勺盐,撒一点鸡精,浇一勺醋,滴几滴小磨香油,再淋一些辣椒油,这么一搅,一道美味就产生了,有辣味、酸味、苦味、香味,它们综合成一种新的复杂的滋味,这种味道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,总感觉是人生的味道。

苦瓜的表皮总让我想起“麻子坑儿”一样的脸,仔细研究这样的纹路,又觉得它是一种我们欣赏不了的美——的确很丑,丑让它平凡,平凡也许是一种保护。它的味道是苦苦的,我猜想这样的苦也是一种保护,动物不小心吞下了它,这么苦,吐出来,不至于让里面的籽受到伤害。

母亲用苦瓜的苦传递着?爱,在这样的苦中我会到了甜,像苦瓜籽一样深深地被拥抱,被爱。

还给你啊?”已经跑出来几米远的我听到这位妈妈在后面喊。我笑着回头说:“下次碰到再给我也行。”

大约一个月后,我又来到了洛浦公园。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还在原来的那个位置,她的妈妈看到我,眼神激动而诚恳,招呼我坐下后说:“孩子在这儿等你一个月了,我扫地时,她让我把她推到这里,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,说如果你来了,一定会认出她。”小女孩听着我们的谈话,笑了,笑得很美。

我来到她的身边蹲下来,握着她的小手。小女孩从一个袋子里慢慢地拿出了我那把淡紫色的伞,双手递到我面前说:“阿姨,我怕天拿在手里把你的伞弄脏了,就装在袋子里。”我笑着说谢谢,又说:“你真像个天使。”“什么是天使啊?”小女孩天真地问。我说:“天使就是上帝的孩子,每个善良的人都是天使。”小女孩说:“阿姨,你也是天使,我妈妈说上次她看到你向公交站跑去了,你家不是在这儿住的。”我心里对她说:“孩子啊,阿姨的确不在这儿住,阿姨回家要坐两次公交车呢!”

临走时,小女孩又喊住了我,在我耳边神秘地轻声说:“阿姨,我们都是天使!”不知为何,那一刻我的心被柔柔地撞了一下,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为这位清洁工妈妈的善良而动容,为小女孩的天真可爱而感动,当然,也为自己那颗柔柔的心……是啊,我们都是天使!

灯下漫笔

小飞蓬

□ 怡然含笑

“长得笔直笔直的,身上有很多向上的密密麻麻的长条叶子,那是一种什么草?”我比划着问。

母亲坐在床边,猜谜语似的眨着眼,在大脑里搜寻了一会儿说:“黄蒿。”

“不是。”我坚决地否定。因为黄蒿的样子,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

“那种草整个的样子,像小时候你追着打我用的鸡毛掸子。”我继续比划着说。

家中的确有个鸡毛掸子。它常挂在床边一个柜子侧旁的钉子上,毛茸茸的,像条蓬松的狼尾。母亲偶尔用它来掸一掸床单,还从来没有用它来打过我。我如此说谎是逗母亲玩的,她现在老了,追不上我,更别再说我了。

我两只手比个粗,又比个长。停顿了一会儿,母亲像是把我描绘的影像与她记忆深处的实物突然对上号似的,冲口而出:“驴尾巴蒿。”她出口之快,像小孩子做抢答题。大概也觉出快,她笑了。

母亲年轻时不爱笑,现在八十三岁了,又时常被岁月和疾病欺负,笑这个美好的表情,在那里更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。但我发觉,只要提到故乡的风物或人事,她都会带着盎然的兴致和我交谈,甚至追着我没完没了地絮叨,还会笑。

西周时期,周幽王“烽火戏诸侯”博得褒姒一笑。结果“一笑倾城”,代价也太大了。而母亲,所有平凡的母亲,或许只需要一株故乡的“驴尾巴蒿”,就会被逗笑。

我觉得母亲说的“驴尾巴蒿”,似乎是,又似乎不是,就转头去问在厨房忙碌着的夫君。我又比画着复述了一遍那种草的模样,夫君也冲口而出:“驴尾巴蒿。”

得到确认后,母亲很开心。她走出她的小屋,来到厨房门口说:“咱老家伊河滩上呀,大片大片的,可那草没啥用处啊。”夫君也说:“牛羊都不吃,我小时候割草都要绕开它。它还有个名字叫‘打驴棍儿’。”

我笑。那种草,怎么和“驴”有了不解之缘?想一想,还真是的。折下一株,把它颠倒过来,支棱的叶子顺势溜下去,果真像一条驴尾巴。倘若握在手中,抡起来就会呼呼生风,估计打起驴来,准能让驴吃上苦头,成为棍下的顺民。

母亲又说起跟“驴尾巴蒿”相似的“白蒿”和“黄蒿”。蒿草们长大后,容易区分。但春天刚长出时,它们如同同胞胎,一眼望过去,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去掐“白蒿”的孩子,有时候掐了“驴尾巴蒿”,被父母笑着数落,我想也不算丢人吧。

其实,所有的蒿草都是有用的。“驴尾巴蒿”也是一味散淤消肿的中药,嫩的时候蒸着吃,也不逊色于白蒿的美味。

果然,我问母亲,她说叫它“牙痛草”。我又问晓丽,她说家乡人叫它“赶驴尾巴蒿”。我又问俊红,她说从小到大大一直喊它“顶破天”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,是这种五大三粗的草竟然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小飞蓬。这个名字源自它成熟的果实,如同蒲公英似的,未来的命运是漂泊而无常的。

我没有告诉母亲这个人诗的名字,我怕她忍不住去想象。父亲不在后,她想守着老家的老屋而不能,不是如这小飞蓬一样?

流年碎影

我们都是天使

□ 宁妍妍

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一个凉爽的周末,我独自一人到洛浦公园散步,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,空气格外清新,树的绿,花的红,泥土的芳香,踩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,望着不远处的河水,有着难以言喻的舒心。

广场上,有老人有孩子有年轻的小情侣,最吸引我目光的要数那对母女了。女孩大约五六岁,干净漂亮,穿白裙,扎小辫,坐在轮椅上望着远方微笑着。她的妈妈在她身边,黝黑健壮,慈眉善目。

我走近她们,发现女孩戴着随身听,她的妈妈说她在听儿歌和故事还有三字经。我夸小女孩漂亮,她听到了,轻轻转头对我笑了笑,只是她的目光并没有看我。她的妈妈见我满怀怜惜的看着女孩的双腿,就会意的把小女孩推到了离我们稍远的柳树下,并轻声对孩子说:“——啊,现在你的头顶是绿色的垂柳,可漂亮了,妈妈就坐在你不远处看着你,好吗?”女孩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在我纳闷问孩子怎么会不认识垂柳时,这位妈

妈立马用食指在嘴前嘘了一声,意思是让我小声说话。并告诉我,女孩的身体很健康,只是她的眼睛生下来就看不见。我们聊了很久了,这位母亲又说,她45岁了,已经有两个男孩了,大儿子都21了,她是个马路清洁工,5年前的一天清晨,她听到垃圾箱旁有哭声,打开包裹一看,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,她没有女儿,就抱回了家,给孩子取名一一,是唯一的意思。后来孩子几个月时才发现她的眼睛看不见,去过几家医院都治不了,但她和她老公还是把一一当亲生女儿一样的养着。还说什么懂事,从不让她们多操心。为了不给她添麻烦,就故意不喝水;还说听到外面小朋友的玩耍声,她一点也不羡慕,说只要妈妈陪着就很开心……

夏季的天说变就变,转眼间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,我拿出包里的太阳伞递给这位妈妈,说:“你和孩子打着吧,你推着轮椅回家要走半个多小时呢!”她推揉着不要,我指了指距公园最近的那栋楼说:“我家就在那,近的很,别把孩子淋感冒了。”“伞,伞,伞怎么